

百年 故事

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
The Chinese Feelings across the Pacific

CHENGDU MY HOME

成都 我的家

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 编



winshare文轩



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

成都 我的家

CHENGDU MY HOME



在成都与东方文明相融
他们有的是西方学问

When they encountered Eastern civilization in Chengdu
They exuded Eastern learning



在多伦多与老友相聚
他们唱的是四川儿歌

When they gathered with friends in Toronto
They sang children's songs from Sichuan



在书中与历史照片相逢
他们揣的是中国情怀

When gazing at old photos in this book
Their feelings are all for China

ISBN 978-7-5411-3470-8



9 787541 134708 >

定价：198.00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都 我的家: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编. —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411-3470-8

I. ①成… II. ①加… III. ①成都市—地方史—史料—图集 IV. ①K297.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4512号

成都 我的家


Chengdu Wo de Jia

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

Dayang Bi'an de Zhongguo Qinghuai

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 编

策划组稿 邹小工
责任编辑 邹小工
责任校对 韩 华等
英文校对 张颖明 张 迪
责任印制 唐 茵
封面题字 张 颀
装帧设计 经典记忆/田亚西 邹小工 罗树芳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285mm × 21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400千
版 次 2012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470-8
定 价 1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
The Chinese Feelings across the Pacific



成都 我的家

CHENGDU, MY HOME

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 编
CANADIAN OLD PHOTO PROJECT TEAM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SICHUAN PUBLISHING GROUP CO.LTD.
SICHUAN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远涉重洋 Across Vast Oceans

一百多年前，他们开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四川成都……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a group of Canadians started to come to Chengdu, Sichuan...



家在成都 Home in Chengdu

“我是大少爷，我家在成都！”几十年过去，改变的是容颜，不改的是川音……
“I was DA SHAOYE (eldest son of a rich family), my home was in Chengdu”...



2011年参加聚会的“CS的孩子”合影
Canadian School Alumni Photo Name List ' 2011

后排 (Back Row) Peter Webster (67), Dave Spooner (78), Malcolm Reed (78), Dorothea Smale (Hoffman)(78),
Bill Hibbard (87), Neil Bell (88), Robert Kilborn (88), Maurice Stinson (64).



中排 (Middle Row) Elinor Knight (Reed)(79), Eric Webster (70), Joan Good (Rackham)(80), Dora Ann Stinson (72), Noreen Nolan (Anderson)(89), Enid Sills (Walmsley)(81), Marion Walker (Walmsley)(79), Phyllis Donaghy (Allen)(75), Newton Reed (87), Frances Hilliard (Kilborn)(84), Frances Service (59).

前排 (Front Row) Barbara Good (Jones)(91), Omar Walmsley (85), Katherine Wray (Veals)(87), Muriel Tonge (Kitchen)(89), Gwen Heatherington (Kitchen)(87), Doris Rundle (Hibbard)(88), Anne Kennard (83), Betty Bridgman (87), Jean Bell (87), Mary Walmsley (86).


传播西学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Knowledge

在这里，他们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创建了以医学、牙学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合大学……



Here, they opened the first dispensary of western medicine in West China and established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which was a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university strong in dentis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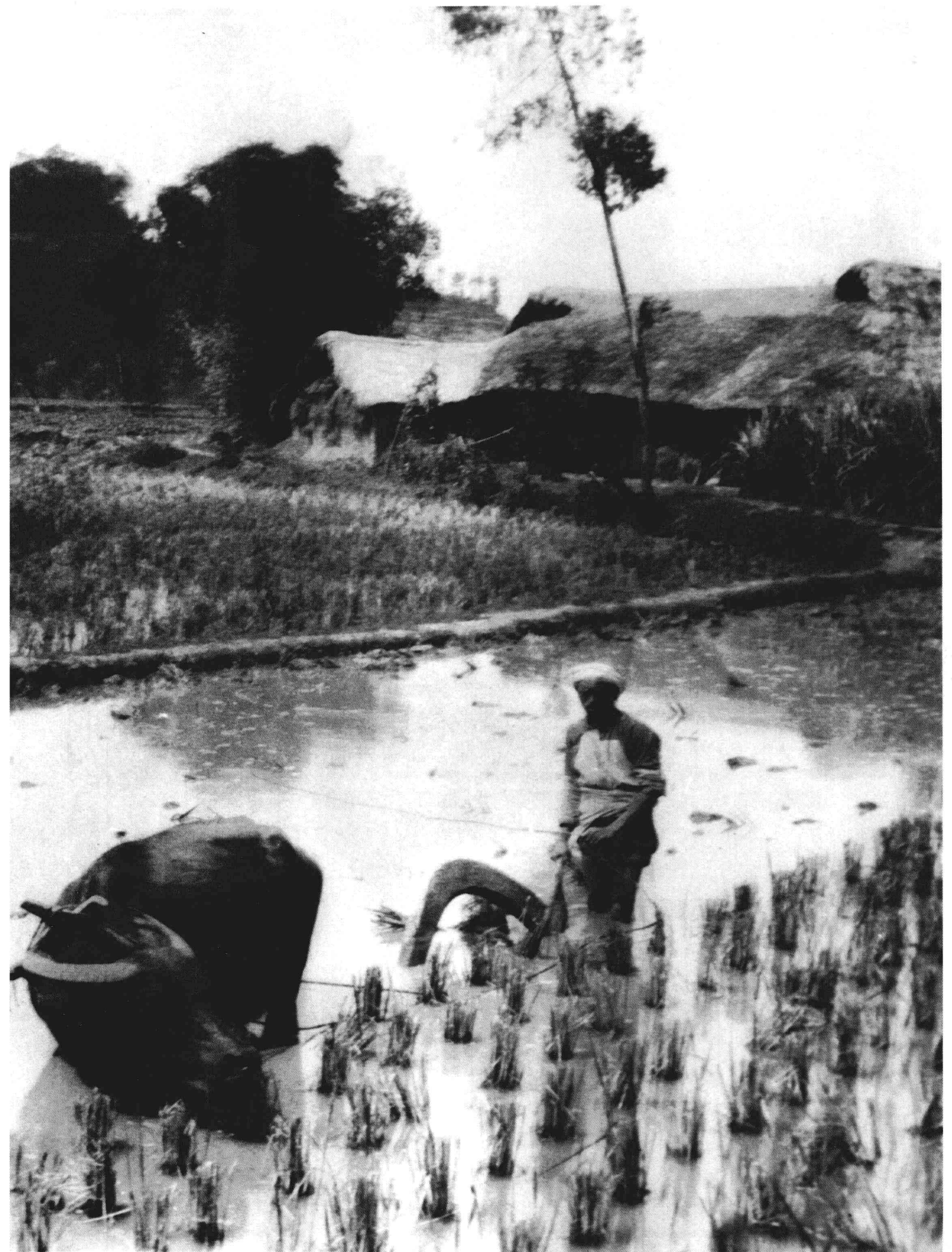




见证百年 Witnesses of 100 Year History

“我们是伴随着煤油灯长大的，
我们喜欢在乡间沿着一条条小溪散步，
我们也喜欢看农夫用水牛犁田、插秧和收割水稻，
我们还喜欢赶场天和坐茶馆……”

"We grew up with kerosene lamps,
We enjoyed roaming the countryside and along many streams,
We enjoyed watching the farmers, with their water buffaloes ploughing
flooded fields, the planting and harvesting of rice,
We enjoyed the market days and tea houses..."



序

张 飙

《成都，我的家——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终于出版了。捧着这来之不易、盼望许久的图书，真是“多少往事涌上心头”。

想起了2007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有三个人在我的工作室聚会：我、四川省外办的退休干部向素珍、《北京青年报》的摄影总监程铁良。

向素珍说，她交往的一群加拿大老人的父辈（或祖父辈）们，一百多年前开始来到四川，拍摄了很多四川的照片。这些老人希望今天的中国人能够看到这些照片。向素珍也很希望把这些照片展示出来。

于是，她拿出了一些照片。

历史的力量是巨大的。看到这些老照片，我们的心灵受到巨大的震撼。

百多年前，一群风华正茂的加拿大人来到中国四川。他们开办了中国西部第一家西医诊所；他们创建了以医牙为主、文理并重的华西协合大学；他们传播西方现代文化教育、医药卫生知识；他们为移风易俗而奔走、呼号、呐喊；他们对中国充满真挚的情感，每个人都为自己、也为自己在四川出生的子女和孙子女起了中国名字。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当他们的子女、孙子女陆续离开中国回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时候，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在中国工作了数十年，有的一家两代甚至三代都服务于中国，奉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有的甚至把生命都留在了中国的大地上。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们用相机记录了当时的中国，当时的四川，当时的成都。

那时正是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人民奋起抗争的时期。那时的国人还没有条件、也无暇顾及摄影一类的事。加拿大朋友利用各种机会，将他们目光所及的现实拍摄下来。当年的随机之照，凝固了历史瞬间，成为今天的记忆。当这些一百多年前的珍贵照片，将久被湮没的历史突然直观、生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怎能不被震撼？

我想，他们的子孙今天把照片交给我们，是交给了我们一份沉甸甸的友情，也交给了我们一份沉甸甸的希望：希望他们的祖辈或父辈拍摄的这些照片能够为今天的中国人所重视。

我们怎么能够拒绝这样的希望呢？

我们三人想法一致：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照片展示出来！

于是，我们的聚会就成了“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策划展览的第一次会议。

于是，我们三人开始各自为这些照片的展览而奔忙。

于是，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想做成一件事真的很难。

比如说，展览需要经费。经常是和人家谈的时候，那些人说真是件好事，但说到经费就没有下文了。在我看来应该非常能出资办这个展览的机构和单位，经过接洽，却没有一个愿意出这笔费用。

不用再细说我们遭遇到的种种困难。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到提供这些照片的加拿大老人们，他们现在都已年届八旬甚至九旬。他们都出生在中国四川并在四川长大，幼年时曾就读于成都的加拿大国际学校（即Canadian School，简称CS，后同），所以他们都称自己为“CS的孩子”。在离开中国半个多世纪以后，他们已到了人生中不再为功名利禄而执著的年岁，但却一直执著地做着一件事：每年的10月中旬，散居在加拿大各地的他们就会如期赶赴多伦多，在一家并不太好的酒店聚会。之所以选择这家酒店，仅仅因为那里有一家中国餐厅。这场由他们父辈发起的、开始于1936年的聚会，已经坚持了76年。每一次聚会，他们都会拿出自己珍藏的有关中国、有关四川的老照片、老幻灯片以及各种藏品和资料交流与回味；每一次聚会，都有一个纪念他们在四川生活的不同主题，但大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家族与中国、与四川、与成都的情缘。

他们不是中国人，但是他们热爱中国。他们把珍藏着的蕴涵中国历史的珍贵照片无偿提供给了中国。他们说，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家族的历史，是我们的心愿，因为我们家族的历史是与中国紧紧连在一起的；我们不在乎加拿大人是否知道这段历史，但很在乎中国人是否知道这段历史！

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的这份真挚情感，鼓舞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或许是我们都看过电影《创业》的原因，按着“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原则，我们创造着条件。

向素珍和她的朋友们，仔细地把拍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几百张照片整理分类，将当年以志愿者身份来到四川办学校、建医院的加拿大传教士在四川工作和生活的故事为主线，真实地反映了一百多年前四川的人文地貌，有了这一完全不同于其他类似的老照片展示。

“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的人自己掏腰包凑齐了经费，说服了展览馆的领导同意我们租用他们的场地（没有批文、没有单位主办的展览是有风险的），一个没有主办单位的“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来自加拿大的珍藏照片世纪展”，于2008年3月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开幕了。

我主持了展览的开幕式。记得我当时很动情地说：“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任何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想，这是我们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的心声，也应该是我们所有人的心声。

鲁迅博物馆的展厅不算大，但那天却充满着国际主义的气氛。

当年CS的孩子、今天的老照片提供者，也是展览故事家族的成员专程从加拿大赶来参加开幕式。他们是：世界和平的使者文幼章先生的儿子文忠志（Stephen Endicott）先生、我国著名的加拿大友好人士云从龙先生的儿子云达乐（Don Willmott）先生、中国西部第一所西医医院创建者启尔德的孙女黄玛丽（Marion Walmsley Walker）女士、20世纪30年代就职于华西协合大学的陆德礼教授的女儿陆英蕙（Beth Leach）女士及其子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六十多年的加拿大人伊莎白（Isabel Crook）女士以及她在北京的子女也出席了开幕式。

文忠志、云达乐、黄玛丽等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表述了对中国的感情和思念。云达乐说，在这里我们有回家的感觉。我们珍惜每一次来到中国的机会。黄玛丽说，让中国人知道我们家族和中国紧紧相连的历史，是我们的心愿，今天，你们让我们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在此，我代表我的家族感谢你们！

之后，这些加拿大友人去了四川，参加了在都江堰举办的展览。他们到四川的消息成了当时的新闻热点，在四川掀起了一股旋风。

可是又有谁知道，展馆的租金、照片的放印及喷涂的经费、印制宣传册的费用、加拿大朋友在北京的住宿交通、从北京到成都的往返机票，等等，这些费用都是我们自己掏的腰包呢？

看着加拿大友人灿烂的笑容，听着来鲁迅博物馆参加展览开幕式的中国的老外交人士（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高级顾问何理良，副会长陈秀霞、汪大钧、顾品铎、舒璋，秘书长高振东，中国前驻加拿大大使张文朴）对展览的称赞，听着来参加开幕式的摄影家（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张桐胜、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顾立群）对展览的高度评价，一切的辛苦都化做了我们心中的暖流……

按我的想法，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我们不是外办，不是友协，壮着胆子搞了一回涉外的展览，没人来追究就不错了。

然而，正如向素珍预料的一样，加拿大朋友们为展览的成功所鼓舞，又提供了更多的照片，寄予了更大的期望。程铁良更是把展览的意义拓展开来。他说，看看这些老照片，再听听这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个展览远远超过了单纯展示一百多年前人们生存和生活状况的意义。这些照片和藏品将加拿大朋友的中国情缘凝聚在一起，成为两国人民感情的纽带和桥梁。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年来华的加拿大人中有传教士身份的人的缘故，尽管鲁迅博物馆的展览得到大量的好评，有关组织和机构仍然没人愿意支持这件事情。

单单靠我们个人的力量，怎么再往下进行呢？

2009年9月，我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张飙歌颂祖国诗词书法展览”。一天，一位朋友拉住我说：“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大邑县县长陈历章。”

四川的一位县长陈历章来看我的书法展览，让我感动。我们聊到了书法，聊到了成都的发展，聊到了大邑县的文化旅游。看着眼前这位精明能干的县长，我忽然冒出了一句话：希望把加拿大人拍的老照片拿到四川去展览。听完了我的介绍，他只说了一句：“我尽力。”

陈县长是那种雷厉风行的干部。回到四川，他很快为我们介绍了合作的单位。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和陈县长认识一致。向素珍与该单位多次洽谈后仍未达成共识，展览几乎“流产”。

知道了这种情况，陈县长仍然希望把展览留在大邑县，于是又把我们介绍给新场镇。

还是这个展览，还是这些情况，新场镇的领导很快就和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签订了协议。

于是，展览就有了经费、有了展厅。

于是，展览就有了主办单位。

于是，2010年5月1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新场镇，一个名为“岁月留痕——”的展览在极其热烈的气氛中开幕。

看着专程从加拿大赶到新场镇的加拿大朋友们，看着新场古镇上为我们欢呼的乡亲们，看着与展览有关的人包括加拿大朋友们身上都穿上了印着“岁月留痕”几个大字的白色文化衫，我忽然想到，我们做了一件有着国际意义的大事！

我忽然想到，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向素珍、程铁良、崔桦、张颖明、张文森、王晓梅、王小瑞、田亚西、杨庆华、李爽以及加拿大老照片项目小组的成员们，没有任何报酬，还要自己投入，却都为这件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那是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作为中国人对当年加拿大志愿者为中国、为四川作出贡献的感激，有作为后辈人对我们祖先的怀念，有作为现代人对未来创造的渴望！

新场镇老照片展览的展厅中，挂着一幅我写的字，内容是一首有关老照片的诗：

写真一纸蕴深情，老影万帧见古城。
两色黑白穿历史，百千景物越时空。
明天大业今天始，现代豪歌古代声。
旧梦偏燃心耿耿，更将热血染长虹。

是的，过去已经过去了，未来要我们去创造。我们能用以感谢加拿大朋友的就是，将我们的事情做得更好。如果旧事重温可以点燃我们心中的进取之火，如果我们能够将我们的所有力量都发挥出来，相信加拿大朋友也会高兴的，因为，历史给我们了力量；因为，历史孕育了未来。

中国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将因自己曾为这繁荣富强奋斗过而骄傲。

写下我心中关于完成“大洋彼岸的中国情怀”的情怀，记录下我们为为之的努力与付出，表达出我们对所有帮助过这件事完成的朋友们的感激，权且当作本书的序。

Foreword

Zhang Biao

Chengdu, My Home – The Chinese Feelings across the Pacific is finally published. Holding this hard-earned, long-expected picture album, lots of memories come to my mind.

One morning on a spring day in 2007, three of us got together in my studio. Me myself, Xiang Suzhen, who retired from Sichuan Provincial People's Government Foreign Affairs Office, and Cheng Tieliang, Photography Director of Beijing Youth Daily.

Suzhen mentioned that she was in touch with a group of elderly Canadians whose ancestors came to Sichuan 100 years ago and took many photos of the place. They hoped to show these photos to Chinese people nowadays. Suzhen also hoped to exhibit these photos.

Therefore, she came up with some pictures.

The power of history is overwhelming. We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these old images.

100 years ago, a group of Canadians came to Sichuan, China in the prime of their life. There they opened the first Western clinic in West China, and founded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a university that attached equal importance to the arts and sciences, with a strong dentistry department. They disseminated modern Western education and medical knowledge. They put a lot of effort into urging the Chinese to abandon their feudal habits and to adopt modern cultures. Their hearts were filled with deep and sincere affection for China; all of them have given themselves and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Chinese names. When they and their children left China for their own country in the late 1940s to early 1950s, many of them had already served in China for decades. Some families had two or even three generations that had served here. They dedicated their whole life; some were even buried in the land of China.

They recorded Sichuan and China of the time with their cameras after busy work.

It was a time when China was at war. Flames of battle raging everywhere, the nation rent asunder, people perishing. The Chinese were in no condition to think about things like photography. Canadian friends grabbed every opportunity to film what they saw with their own eyes. A random shot then solidified the moment and has become history today. When these precious photos of 100 years ago brought the dust-covered past in front of our eyes, clearly and vividly, how can we not be affected?

To us, the photos that their children gave us are like a valued friendship and a hope: a hope that their ancestors or the photos their ancestors took would be valued today by the Chinese people.

How can we turn this hope down?

We had the same thought: we have to exhibit these photos!

Hence, our get-together became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Old Photo Project.

Hence, the three of us started scurrying around to arrange the exhibition of these photos.

Hence, we discovered yet again, how hard it is to get something done.

For example, an exhibition needs funds. It was often the case that when we talked to people about the idea they thought it was a good one until we got to the funding part. We approached some organizations that seemed to us the very ones that should fund us. Yet none of them wanted to pay for the exhibition.

There's no need to list all the difficulties we had. For every frustrating moment, we thought of the